



锦阳关段齐长城

《齐长城》：留住岁月与烽烟

□ 刘培国

孙伟庆、石光明的纪实摄影《齐长城》付梓出版了，在我的心目中，这是伟庆继《陶镇》之后又一部专题摄影力作，其标准纪实风格、留住历史的镜头逻辑一脉相承，但在文化再现的宏大，对历史关切的深入上，《齐长城》整整比《陶镇》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。这我不能不对伟庆的摄影艺术给予文化意义上的再度审视。

伟庆的镜头始终是在与历史、社会、文化对话的，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显著的风格。把一段历史的截面当作一个专题来呈现，足以使伟庆集中展示自己独到的思想深度、文化表达、镜头语言。

有时候，作品的影响力可能滞后，但完全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历久弥新、日渐宏大，甚至有一个总的爆发。

《陶镇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当年，随着博山陶瓷厂的瓦解倒闭，整个山头镇瓦砾遍地，破败不堪，博山陶瓷产业进入新旧更迭的困难时期，很多摄影家、作家、画家都感觉到了这个千年陶镇的疼痛与呐喊，都拿起手中的利器进行各自的记录、描述，但却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孙伟庆这样全方位、全过程瞄准一个个博陶车间、分厂在挖掘机巨大的轰鸣中即将从历史上消失的瞬间，以及连带消失的馒头窑、匣钵砌成的民居、院墙，无数承载着千年陶瓷文化密码的载体符号在消失前的一刹那，成为《陶镇》中的永恒。

数年以后，旅游重塑博山，再造博山，拿什么重塑？拿什么再造？一大批人类学家、建筑学家、旅游开发运用专家来到博山考察，一眼发现博山仅存的三大宝贵旅游资源，一是陶瓷文化深厚的颜神古镇，二是原生态山地石屋，三是城中心近现代工业遗存。而《陶镇》所呈现的历史文化影像，便成为了颜神古镇打造旅游胜地的重要背景借鉴。

当下，博山山头的颜神古镇，博山西郊的红叶柿岩，已然成为山东特色旅游重地，让我们惊叹伟庆当年看到、想到、做到了保留下一份千年陶镇原始样态影像资料的先见之明，这个记载的价值将随着时间演化越来越凸显出来。现在，《齐长城》再一次出现在人们手里，我们能看见它的价值意义，但像当年的《陶镇》一样，我们很难在眼前一下子透彻读懂它全部



济南定头崖(亦有称钉头崖)段齐长城



淄川梦泉劈山

的价值意义，《齐长城》必定会随着历史的推进逐渐放射出耀眼的光辉。因为，齐长城题材更加宏大。

在这里，我通过阅读《齐长城》，惊叹齐长城，也不免对孙伟庆再度肃然起敬。我坚信伟庆前后几十年，跋涉十万公里，用镜头去记录、考据、研究齐长城，他的内心一定不仅仅为了齐长城。齐长城，自古就有清晰的历史记载。

《国策·秦策》张仪说秦王：“昔者齐南破荆，中破宋，西服秦，北破燕，中使韩魏之君，地广而兵强，战胜攻取，诏合天下，济清河浊足以限，长城巨坊足以为塞。”（张维华《中国长城建置考》）按照张维华的观点，齐长城始建于齐桓公时代，完成于战国时期，西起平阴故城北境，即今肥城西北六十余里古防门以西，一路向东，历长清、泰安、济南、莱芜、博山、沂水、临朐、诸城、安丘、莒县、日照至胶州小珠山（今青岛市西海岸）入海，全长1200余里。博山毗邻齐国都城临淄，境内的齐长城备受世人关注。乾隆《博山县志》（卷一）云：长城岭，自峨岭之脊，东逾秋谷，接荆山，迤迳岳阳山以东，逾淄水，接临朐沂水界之东泰山。此言

自县治东南行之路也。又云：自脊西行，跨凤凰山，连原山、王大岭，出青石关之西，接莱芜境，山皆长城岭也。孙庭铨《颜山杂记》（卷三）《长城考》又云：古长城在峨岭之巅，西绝孝水，跨凤凰岭团山迤南，入泰安莱芜界，东逾秋谷东阜而东，皆长城旧迹也。

齐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、有准确遗迹可考、保存状况较好的古代长城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、科学研究及旅游观赏价值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古老的齐长城并非没有忧患，最显见的忧患就是自然破坏与人为破坏，尤其是齐长城的人为破坏，始终是一代又一代人高度重视的问题。

2006年，国务院颁布实施了《长城保护条例》，北京、甘肃、河北、宁夏、山西大同等地先后出台了长城保护地方立法。2022年9月，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《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》，并于2023年1月1日起生效，实施齐长城“红黄绿”段保护管理，严管“红段”，紧盯“黄段”，不放松“绿段”，着力提升人防、物防、技防能力，健全齐长城公益性岗位

巡护员队伍，开展卫星遥感监测，建设省市县三级齐长城安全监管平台。

齐长城经历了两千多年，虽有遗迹可寻，有些地方也确实因为自然损毁、人类社会生活侵占、有意或无意破坏而断断续续，或残垣断壁，或踪迹全无，利用摄影技术还原齐长城脉络走向，直面损毁现状，呼吁人们树立保护齐长城的危机感，成为孙伟庆的文化使命。当伟庆瞬间意识到这个使命的重大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寻找、探秘齐长城的“苦行僧”，二十多年风餐露宿，往返奔走于千里荒山野岭之间，这是作为摄影家所必须“在场”才能完成的任务。

齐长城大部分都在山顶和分水岭上，这与想象中的长城不一样，与巍峨雄壮的明长城也不一样，没有气势恢弘的起伏蜿蜒，没有秀丽的一路风光。为拍摄一张典型和满意的照片，有些地方伟庆要上去十几次，一年四季不同季节都去过。比如与岳阳山紧邻的围屏山也叫苏家沟东山，为了赶光线，晚上他就住在山上，夏天还好说，冬天住在帐篷里，人冻得一宿根本睡不着觉。

伟庆坦言，摄影是孤独的，想拍一张理想的照片，有时不得不一个人在山上过夜。拍摄齐长城的过程，各种恶劣天气都遭遇到了。在博山的九龙山顶上拍摄折断线，遇到了特大暴雨，人被包围在闪电霹雳之间，雷声在头顶咣咣作响，雨水瓢泼而下，想找个避雷躲雨的地方根本没有，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后怕。他冒险拍摄折断线，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折断线是什么，与齐长城有什么区别，为什么不是齐长城。他们一次次去拍它，就是叫人们去认识它，记住它，区分它。

为了能拍到齐长城雨后云雾缭绕的画面，伟庆前一天冒着大雨赶到博山岳庄西村时天色已晚，没有合适的住宿地点，只好把帐篷搭在岳庄关帝庙门前勉强住了一宿，风声雨声拍打着帐篷，加上外面阴森恐怖的环境，基本上一宿没有睡好，天不亮就匆匆往山上跑。

还有一个冬天，为拍摄大雪后的莱芜卧云铺齐长城，伟庆、石光明冒雪开车上山，山道崎岖路滑，车轮一次次打滑，几次差点掉下悬崖，当他们抵达理想的拍摄位置，便开始紧张工作，伟庆疏忽了对右手的保护，极度严寒条件下他的手也

因此冻伤。

近二十多年的坚持，孙伟庆拍摄下大量齐长城的照片，呈现在画册《齐长城》里的照片只是其总量的几万分之一。可圈可点的是，齐长城拍摄中航拍的加入。三年前，擅长航拍、对齐长城情有独钟的石光明加入拍摄行列，齐长城所处的高山峻岭迎来了石光明的无人机，而勤奋、颇有悟性的石光明在航拍中施展出浑身解数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航拍照片大气、视域广阔、光影效果出色、充满空间感，是一次相互加持与成就，为《齐长城》增色不少。

一天天拍摄，伟庆也眼睁睁看着齐长城在消失，在日渐强大的保护声里，大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却在加剧。从某种角度说，社会生产、人类生活、旅游开发，无时无刻不在觊觎齐长城、侵占齐长城、吞噬齐长城，特别是人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往往会把持不住，更有甚者，对齐长城进行建设性破坏，或在所谓齐长城保护上“用力过猛”，这些都不是理性和科学的，这就是孙伟庆的紧迫感、危机感的由来。

我发现《齐长城》对这些现象都有“立此存照”，对此类开发性损毁应该是一个提醒。如“无声的消逝”一节这样记录——“2006年5月18日，《淄博晚报》百天探访齐长城采访团一行，来到光光山下，看到山的一侧尘土飞扬，车辆来来往往，不时还有放炮的声音传出，大型采石机和挖掘机在齐长城边上采石。岌岌可危的齐长城眼看就要被破坏了。时隔16年，我们再次来到这里，没想到采石场还在开采，很长一段齐长城已经不复存在了。2000多年的齐长城，除大自然的天然侵蚀外，很大一部分是人为的破坏。修高速路、高铁、风力发电以及不科学的开发，加快了齐长城遗迹的消失。这是唯GDP时代齐长城命运的一个写照”。

我认为，伟庆与石光明，以及所有为保护齐长城大声疾呼的艺术家们，已经尽到了所能尽到的责任。通过拍摄齐长城，宣传齐长城，希望政府部门能切实做好宣传以及出台具体保护措施，唤起全社会科学保护齐长城的意识，从真正意义上来保护齐长城，再也不能看着齐长城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毁坏下去，这是孙伟庆、石光明和《齐长城》最基本的倡议。